

李太白全集校注

伍

郁賢皓 校注

鳳凰出版社

郁賢皓 校注

李太白全集校注

伍

鳳凰出版社

# 卷第十四

## 送中

###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

#### 【題解】

裴十八圖南：裴圖南，排行第十八。事蹟不詳。王昌齡亦有《送裴圖南》詩云：「黃河渡頭歸問津，離家幾日茱萸新。漫道閨中飛破鏡，猶看陌上別行人。」當是同一人。未知是否與此詩爲同時之作。嵩山：即嵩高山。古稱中岳，爲五岳之一。在今河南登封市北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五河南道河南府登封縣：「嵩高山，在縣北八里。亦名方外山。又云東曰太室，西曰少室，嵩高總名。即中岳也。山高二十里，周迴一百三十里。」此二首當爲天寶二年（七四三）秋後在長安送裴圖南歸山時作。其時已遭讒被疏，故詩中表

示亦想歸隱，等待時機。

其一

何處可爲別？長安青綺門<sup>①</sup>。胡姬招素手，延<sup>〔一〕</sup>客醉金樽。臨當上馬時，我獨<sup>〔二〕</sup>與君言。風吹<sup>〔三〕</sup>芳蘭折<sup>②</sup>，日沒烏雀喧<sup>③</sup>。舉手指飛鴻<sup>④</sup>，此情<sup>〔四〕</sup>難具論<sup>⑤</sup>。同歸無早晚，潁水有清源<sup>⑥</sup>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延：宋本、繆本、王本、全詩校一作留。

〔二〕獨：宋本、繆本、王本校一作因。

〔三〕吹：宋本、繆本、王本校一作驚。

〔四〕情：英華二六九作心。

【注釋】

①青綺門：《水經注·渭水》：「長安……東出……第三門，本名霸城門……民見門色

青，又名青城門，或曰青綺門，亦曰青門。」

②「風吹」句：喻遭受權臣的讒毀和打擊。芳蘭：喻君子。

③「日沒」句：日沒：喻政治昏暗。鳥雀喧：喻佞臣囂張。

④「舉手」句：《晉書·郭瑀傳》：「郭瑀隱於臨松薤谷……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，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。……公明至山，瑀指翔鴻以示之曰：「此鳥也，安可籠哉！」遂深逃絕

跡。」此即用其事，表明己將不受官宦小人的束縛。

⑤難具論：難以一一叙說。

⑥「潁水」句：潁水，即潁河，淮河最大支流。源出河南登封縣嵩山西南，東南流到商水縣，納沙河、賈魯河，至安徽壽縣正陽關入淮河。裴圖南歸嵩山，故云「潁水」。《水經·潁水》：「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，東南過其縣南，又東南過陽翟縣北，又東南過潁陽縣西，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，……又東南至慎縣東，南入于淮。」清源：水初出清淺的源頭。吳均《酬別江主簿屯騎》詩：「濟水有清源。」

### 【評箋】

嚴羽評點《李太白詩集》卷十四：首二句：若作起詰語，只言別在何處便淡，即云此處難別亦淺，今謂無處堪別，更覺超越一層。又評「臨當」二句：自重重人，立意高，特不獨

情至。

《唐詩歸》卷十五鍾惺評：「何處可爲別，別何須論其處，妙！妙！」「臨當上馬時，我獨與君言」，從來無人人與言之理，亦怪他不得，想太白當時聲名意氣，有一段籠蓋人處，人亦不敢怪。譚元春評：「臨當上馬時，我獨與君言」，妙在眼中別白，若人人如是，不惟不能羅致英俊，反傷其心矣。句法軒豁，想其脫口時。

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卷二：「只寫送別事，託體高，著筆平。『風驚芳蘭折』以下，即所『與君言』者也。寒山指裂石壁便去，豈有步後塵蹤！」

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：「風吹芳蘭折」，喻君子被抑不得伸其志也。「日没鳥雀喧」，喻君暗而讒言競作也。

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七：「風吹」句，謂賢人遭讒毀。「日没」句，謂小人鳴得意。

【按】

此詩首四句點明送別地點和情景。長安青綺門是離京往東行的起點，酒店胡姬招手請客人入店，詩人便爲裴圖南金樽餞行。兩人雖然離別之情無限，但却始終只是傾杯而無言相對。接着二句承上啓下，「臨當上馬時」，詩人纔把朋友拉到偏靜之處，「我獨與君言」，表明要說的話是絕對不能公開的。後六句便是「獨與君言」的臨別贈言。「風吹」

二句表面看是寫所見的景色，但實際上却暗喻當時的社會現實。「風吹」、「日沒」，正是唐王朝國運的象徵。「芳蘭折」正像賢能正直之士的遭遇，「烏雀喧」猶如佞幸小人的囂張氣焰。這種黑暗的社會面貌難以訴說，詩人用晉朝郭瑀的典故暗喻自己的隱逸之志，末二句則明確表示自己與朋友一樣要歸隱，只有時間早晚而已。「潁水有清源」既點明朋友歸隱之地，又暗含上古高士許由隱潁水洗耳故事，為第二首詩張本。此詩以平常的質樸筆法，寫出了立意高遠的思想境界。

## 其二

君思〔一〕潁水綠，忽復歸嵩岑〔一〕。歸時莫洗耳〔二〕，爲我洗其心〔三〕。洗心得真  
情，洗耳徒買〔二〕名〔四〕。謝公終一起〔三〕，相與濟蒼生〔五〕。

### 【校記】

〔一〕君思：明刊英華作思君。

〔二〕買：胡本、咸本、英華作賣。

〔三〕起：咸本校一作報。

【注釋】

① 嵩岑：嵩山。

② 洗耳：用高士許由潁水洗耳事。見《古風》其二十四「大車揚飛塵」詩注。

③ 洗其心：清除其心中的雜念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六爻之義，易以貢。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。」孟浩然《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韓公》詩：「遲爾長江暮，澄清一洗心。」

④ 買名：追逐名譽。卷七《贈范金鄉》詩其二：「范宰不買名，絃歌對前楹。」

⑤ 「謝公」二句：指東晉著名政治家謝安。其早年隱居浙江上虞縣東山，時人希望他出山從政，謂：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？」後苻秦攻晉，謝安爲征討大都督，遣姪謝玄等大破苻堅於淝水，以功拜太保。二句以謝安爲例，勉勵裴圖南及己待時濟世。

【評箋】

嚴羽評點《李太白詩集》卷十四：「爲我」句：「爲我」字說得親熱。又曰：此格如常山蛇，首尾與中皆相應。

《唐詩歸》卷十五鍾惺評：「洗心得真情，洗耳徒賣名」，罵盡假人。

《李詩直解》卷二：此送裴友歸山而諷其不必固隱也。言君思潁上之綠水而處此，何忽然而復歸嵩山也？我思天下人隱而盜名者多矣！今君之歸也，毋若許由之洗耳，爲我洗其

心而退藏可也。洗心得情之真，洗耳則徒買名聲於天下，何益哉！不觀之謝公乎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。一起而濟天下之蒼生，是與中庸之道合也。裴君勉矣！

沈德潛《唐詩別裁》卷二：言真能洗心，則出處皆宜，不專以忘世爲高也。借說洗耳引洗心，無貶巢父意。

《唐宋詩醇》卷六：沉刻之意，以快語出之，可令聞者驚竦。

### 【按】

此詩緊承上首末句「潁水有清源」作進一步生發，在更深的層次上向朋友表達自己的志向。首二句仍點題旨，叙裴圖南歸隱嵩山。一個「綠」字不僅實指潁水之清，而且喻指清靜的隱逸生活。接着四句，反用上古高士許由、巢父洗耳的故事，勸告朋友不要做沽名釣譽學洗耳而隱山林的假隱士，這種人在當時有很多，此處當有所指。詩人希望朋友做「洗心」的真隱士，那就是末二句所說的像謝安那樣，太平時隱居東山，國家危難時就出仕做一番大事業。

##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

### 【題解】

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：宋本、胡本、繆本、王本、《全唐詩》校：「一作《同王昌齡崔國輔送李舟歸郴州》。」按：蕭本、郭本、咸本無「一作」校語。王昌齡：唐代著名詩人。見卷十一《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》詩注。族弟襄：堂弟李襄，事蹟不詳。桂陽：即郴州，天寶元年改爲桂陽郡，乾元元年復改爲郴州。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市。杜甫有《送李校書（李舟）二十六韻》，仇兆鼈注謂乾元元年作，其時李舟纔二十歲（杜詩稱「十九授校書，二十聲輝赫」），則李白天寶三載供奉翰林作此詩時李舟僅五六歲之兒童，故可斷定「一作」誤。此二詩當是天寶二年（七四三）春在長安作。

### 其一

秦地見碧草<sup>①</sup>，楚謠<sup>②</sup>對清樽。把酒爾何思？鷓鴣啼南園<sup>③</sup>。余<sup>〔一〕</sup>欲<sup>〔二〕</sup>羅浮<sup>④</sup>隱，猶懷明主恩。躊躇紫宮戀<sup>⑤</sup>，孤<sup>〔三〕</sup>負滄洲言<sup>⑥</sup>。終然無心雲<sup>⑦</sup>，海上

同飛翻。相期<sup>⑧</sup>乃不淺，幽桂有芳根<sup>〔四〕⑨</sup>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余：王本、英華二六九作予。

〔二〕欲：咸本、英華校一作亦。

〔三〕孤：咸本作辜。

〔四〕有芳根：英華校一作雜芬蓀。

【注釋】

①「秦地」句：點明送別之地在長安，時間是春天。江淹《別賦》：「春草碧色。」

②楚謠：楚地歌謠。桂陽郡古屬楚地。亦可能李襄是楚地人，好楚歌。

③「鷓鴣」句：中國南方的留鳥。古人諧其鳴聲爲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詩文中常用以表示思念故鄉。《文選》卷五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鷓鴣南翥而中留。」劉逵注：「鷓鴣，如雞，黑色，其鳴自呼。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。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。」

④羅浮：山名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三十四嶺南道循州博羅縣：「羅浮山，在縣西北二十里。羅山之西有浮山，蓋蓬萊之一阜，浮海而至，與羅山並體，故曰羅浮。」在今廣東增城、

博羅、河源等縣市間，郴州之南。詳見卷六《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》注。

⑤「躊躇」句：躊躇，猶豫不決。《楚辭·九辯》：「事亶亶而覬進兮，蹇淹留而躊躇。」紫宮：皇宮。古代以紫微星垣比喻皇帝的居處。《文選》卷二十一左思《詠史》詩：「列宅紫宮裏，飛宇若雲浮。」李周翰注：「紫宮，天子所居處。」

⑥「孤負」句：孤負：通「辜負」，有負，對不起。《三國志·蜀志·先主傳》：「常恐殞沒，孤負國恩。」滄州：濱水之地。古代常用以稱隱士的居處。謝朓《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》詩：「既歡懷祿情，復協滄洲趣。」

⑦無心雲：陶潛《歸去來辭》：「雲無心而出岫。」

⑧相期：期待，相約。《晉書·劉琨傳》：「與范陽祖逖爲友，聞逖被用，與親故書曰：『吾枕戈待旦，志梟逆虜，常恐祖生先吾著鞭。』」其意氣相期如此。《舊唐書·尉遲敬德傳》：「太宗」謂曰：「丈夫以意氣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」

⑨「幽桂」句：暗用《楚辭·招隱士》「桂樹叢生兮山之幽」意。吳均《酬別江主簿屯騎》詩：「桂樹多芳根。」

### 【評箋】

嚴羽評點《李太白詩集》卷十四：「秦地」二句：他鄉送別，舉出便動情。又評「把

酒」二句：耳目之前，意想之外，悠然有餘。

又評「相期」二句：許多轉折，却不費腕力。

《唐詩歸》卷十五鍾惺評「把酒」句：遠。

譚元春評「鷓鴣」句：以此接「何思」，愈無

着落，愈微，愈遠。古人妙詩，有餘不盡在此。

### 【按】

此詩首四句寫送別。時令爲春草碧綠之時，地點爲秦地。餞別宴上對酒楚歌。此去郴州如鷓鴣鳴叫着飛向南園。次四句抒懷。自己亦想隱居南方，然懷念明主之恩故猶豫不決戀着朝廷，辜負了初心。末四句寫期待。謂自己仍如無心之雲，終有一天與您同飛海上。此相期之意不淺，蓋桂樹已生芳根。全詩辭氣清暢。

### 其二

爾家何在瀟湘川<sup>①</sup>，青莎白石長江<sup>②</sup>邊<sup>③</sup>。昨夢江花照江<sup>④</sup>日<sup>⑤</sup>，幾枝正發東窗前。覺來欲往心悠然<sup>⑥</sup>，魂隨越鳥飛南天。秦雲連山海相接，桂水<sup>⑦</sup>橫煙不可涉。送君此去令人愁，風帆茫茫隔河洲。春潭瓊草綠可折<sup>⑧</sup>，西寄長安<sup>⑨</sup>明月樓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江：咸本、全詩作沙。

〔二〕江：咸本校一作紅。

〔三〕日：蕭本、郭本作國，胡本作月。

〔四〕安：咸本校一作沙。

【注釋】

① 瀟湘川：王琦注：「瀟水出湖廣道州之九疑山，湘水出廣西桂林之海陽山，至永州城西而合流焉。自湖而南，二水所經之地甚廣，至長沙湘陰縣始達青草湖，注洞庭，與岷江之流合。故湖之北，漢沔是主，不得謂之瀟湘。若湖之南，皆可以瀟湘名之。此詩送人歸桂陽，而言「爾家何在瀟湘川」，止是約略所近之地而言之耳。其實，瀟湘之水在桂陽之下，不能逆流而經桂陽也。」

② 「青莎」句：青莎，即莎草。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地下塊根名香附子，供藥用。《楚辭·招隱士》：「青莎雜樹兮蘋草薜靡。」洪興祖補注引《本草》：「莎，古人爲詩多用之，此草根名香附子，荆襄人謂之莎草。」

③ 悠然：閑適自得貌。陶潛《飲酒》其五：「悠然見南山。」

④ 桂水：《水經注·鍾水》：「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，山壁高聳，三面特峻，石泉懸注，瀑布而下。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屈鍾亭，右會鍾水，通爲桂水也。故應劭曰：桂水出桂陽，東北入湘。」按：唐桂陽縣爲今廣東連州市，南平縣在今湖南藍山縣東北。唐代桂水經今湖南藍山、嘉禾縣，在今桂陽西北入春江（春陵水），北上今衡陽市入湘江。

⑤ 「春潭」句：徐彥伯《擬古三首》其一：「雲生陰海沒，花落春潭空。……自傷瓊草綠，詎惜鉛粉紅。」

### 【評箋】

桂天祥《批點唐詩正聲》：情出至惻，故詞調警絕。

周珽《唐詩選脈會通評林》曰：首爲己問弟之辭；次爲弟自述夢中所見與夢覺急歸情思；末致相送之意，冀弟還相憶也。機局斬新，破空而行，珠圓玉潤。

唐汝詢《唐詩解》卷十三：此述弟襄思歸之意，而又冀其相憶也。首爲己問之辭，言爾家何在？彼瀟湘間有青莎白石，臨江而居者是也。襄因自述夢還其家，而見江花之發，覺而欲往，則魂隨越鳥而飛度矣。思歸雖切，然雲水阻修，恐難即至，使我既憂其行，又念其隔。爾若還家而見潭草可折，則當西寄長安，以慰我登樓望月之懷耳。

吳昌祺《刪訂唐詩解》卷七：五言已有此題，疑彼題誤也。尋常題，自覺不凡。又曰：言秦雲者，現在秦地也。又曰：夢乃太白設言，唐謂襄自述所夢，拙矣。

宋宗元《網師園唐詩箋》評「昨夢江花」四句：筆妙從空中飛舞，步步引入，往復不盡。「日」近藤元粹《李太白詩醇》卷三評「風帆」句：一讀使人情思藹然。

【按】

此首敘述李襄思歸心切。先以設問引出李襄家住瀟湘，有青莎白石之美景。次以夢中見到家鄉花發，於是即欲飛歸。只是秦雲桂水相隔遙遠，不能即至。末四句寫送別之情，既愁其行，又念其隔，以盼折春潭綠草西寄長安慰相思作結，情思逸蕩，餘味無窮。

送外甥鄭灌從軍二首

【題解】

鄭灌：事蹟不詳。此三首詩皆是安史之亂時所作。外甥從軍而勉其立功報國。

其一

六博爭雄好彩來<sup>①</sup>，金盤一擲<sup>②</sup>萬人開。丈夫賭命報天子，當斬胡頭衣錦迴。

【注釋】

①「六博」句：六博，本作「六簿」，亦作「陸博」，古代一種擲采下棋的博戲。共十二棋，六黑六白，兩人相博，每人六棋，故名。局分十二道，兩頭當中名爲「水」，放「魚」兩枚。博時先投瓊（用玉石作的骰子），視瓊采行棋。《楚辭·招魂》：「菀蔽象棋，有六簿些。」王逸注：「投六箸，行六棋，故爲六簿也。」洪興祖補注引《古博經》云：「博法：二人相對坐向局，局分爲十二道，兩頭當中名爲水，用棋十二枚，六白六黑，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。其擲采以瓊爲之。……二人互擲采行棋，棋行到處即豎之，名爲驍棋，即入水食魚，亦名牽魚，每牽一魚獲二箸，翻一魚獲二箸。」好彩：古時擲骰子的勝色稱彩，因稱賭博勝利爲好彩。

②一擲：擲一回骰子。即賭博一次。《宋書·武帝紀上》：「劉毅家無擔石之儲，擣蒲一擲百萬。」因賭博一擲就決定勝負，故後來常稱把存亡大計付之不可知的冒險行動爲「一